國語/卷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鄭語

國語卷第十七
楚語上
作者：左丘明　春秋

楚語下

申叔時論傅太子之道

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，〈莊王，楚成王之孫、穆王之子旅也。士亹，楚大夫。審，恭王名也。　案：「審」，公序本作「箴」。札記：「案此當是『箴』，或作『審』，恭王名也。」〉辭曰：「臣不才，無能益焉。」王曰：「賴子之善善之也。」〈賴，恃也。〉對曰：「夫善在太子，太子欲善，善人將至；若不欲善，善則不用。故堯有丹朱，〈朱，堯子，封於丹。〉舜有商均，〈均，舜子，封於商。〉啟有五觀，〈啟，禹子。五觀，啟子，太康昆弟也。觀，洛汭之地。書序曰：「太康失國，昆弟五人，須于洛汭。」傳曰：「夏有觀、扈。」〉湯有太甲，〈太甲，湯孫，太丁之子。不遵湯法，伊尹不能正，放之於桐。〉文王有管、蔡。〈管、蔡，文王之子、周公之兄。〉是五王者，皆有元德也，而有姦子。夫豈不欲其善，不能故也。若民煩，可教訓。〈煩，亂也。〉蠻、夷、戎、狄，其不賓也久矣，〈賓，服也。〉中國所不能用也。」王卒使傅之。

問於申叔時，〈叔時，楚賢大夫申公。〉叔時曰：「教之春秋，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，以戒勸其心；〈以天時紀人事，謂之春秋。聳，獎也。抑，貶也。〉教之世，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，〈世，謂先王之世繫也。昭，顯也。幽，闇也。昏，亂也。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，而闇亂者世廢也。〉以休懼其動；〈休，嘉也。動，行也。使之嘉顯而懼

廢也。〉教之詩，而為之導廣顯德，以耀明其志；〈導，開也。顯德，謂若成湯、文、武、周邵僖公之屬，諸詩所美者也。〉教之禮，使知上下之則；〈案：此句下，公序本有注文「則，法也」三字。〉教之樂，以疏其穢而鎮其浮，〈疏，滌也。樂者，所以移風易俗，蕩滌人之邪穢也。鎮，重也。浮，輕也。〉教之令，使訪物官；〈令，謂先王之官法、時令也。訪，議也。物，事也。使議知百官之事業。〉教之語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；〈語，治國之善語。〉教之故志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；〈故志，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。〉教之訓典，使知族類，行比義焉。〈訓典，五帝之書。族類，謂若惇序九族。比義，義之與比也。〉

「若是而不從，〈案：此句下，公序本有注文「不見從也」四字。〉動而不悛，〈悛，改也。〉則文詠物以行之，〈文，文辭也。詠，風也。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。〉求賢良以翼之。〈翼，輔也。〉悛而不攝，則身勤之，〈攝，固也。勤，勤身以勖勉也。〉多訓典刑以納之，〈刑，法也。〉務慎惇篤以固之。攝而不徹，〈徹，通也。〉則明施舍以導之忠，〈施己所欲，原心舍過，謂之忠恕。〉明久長以導之信，〈有信然後可以長久。〉明度量以導之義，〈義，宜也。言度量所宜。〉明等級以導之禮，〈等級，貴賤之品。〉明恭儉以導之孝，〈恭儉，所以事親。〉明敬戒以導之事，〈敬戒於事，則無敗功。〉明慈愛以導之仁，明昭利以導之文，〈昭，明也。明利，言利人及物。〉明除害以導之武，〈除害，去暴亂也。〉明精意以導之罰，〈明盡精意，斷之以情。〉明正德以導之賞，〈正德，謂不私於所愛。〉明齊肅以耀之臨。〈齊，壹也。肅，敬也。耀，明也。臨，臨事也。〉若是而不濟，不可為也。〈濟，成也。為，為師傅也。〉

「且夫誦詩以輔相之，威儀以先後之，體貌以左右之，明行以宣翼之，〈宣，遍也。〉制節義以動行之，恭敬以臨監之，勤勉以勸之，孝順以納之，忠信以發之，德音以揚之，教備而不從者，非人也。其可興乎！〈興，猶成也。〉夫子踐位則退，〈夫子，太子也。退，謙退也。〉自退則敬，〈自退，則見敬。〉否則赧。」〈赧，懼也。不自退，則常憂懼。〉

子囊議恭王之謚

恭王有疾，〈恭王，太子審也。疾在魯襄十三年。　案：「審」，公序本作「箴」。〉召大夫曰：「不穀不德，失先君之業，〈業，伯業也。〉覆楚國之師，不穀之罪也。〈覆，敗也。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。〉若得保其首領以歿，〈保首領，免刑誅也。〉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，請為『靈』若『厲。』〈亂而不損曰「靈」，殺戮不辜曰「厲」。

言春秋禘、祫，當以立謚，序昭穆，從先君於廟堂也。〉大夫許諾。

王卒，及葬，子囊議謚。〈子囊，恭王弟令尹公子貞也。〉大夫曰：「王有命矣。」子囊曰：「不可。夫事君者，先其善不從其過。〈先其善，先舉君之善事以為其稱，不從其過行。〉赫赫楚國，而君臨之，〈赫赫，顯盛也。〉撫征南海，訓及諸夏，其寵大矣。〈撫，安也。征，正也。南海，群蠻也。訓，教也。寵，榮也。教及諸夏，謂主盟會、班號令也。〉有是寵也，而知其過，可不謂『恭』乎？〈謚法，既過能改曰「恭」。〉若先君善，〈先其善事。〉則請為『恭』。」大夫從之。

屈建祭父不薦芰

屈到嗜芰。〈屈到，楚卿，屈蕩之子子夕。芰，菱也。〉有疾，召其宗老而屬之，〈家臣曰老。宗老，謂宗人也。〉曰：「祭我必以芰。」及祥，〈祥，祭也。〉宗老將薦芰，屈建命去之。〈建，屈到之子子木也。〉宗老曰：「夫子屬之。」〈夫子，屈到也。〉子木曰：「不然。夫子承楚國之政，〈承，奉也。〉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，上之可以比先王，下之可以訓後世，雖微楚國，諸侯莫不譽。〈微，無也。雖使無楚國之稱，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。〉其祭典有之曰：國君有牛享，〈諸侯以太牢。〉大夫有羊饋，〈羊饋，少牢也。〉士有豚犬之奠，〈士以特牲。〉庶人有魚炙之薦，〈庶人祀以魚。〉籩豆、脯醢則上下共之。〈共之，以多少為差也。〉不羞珍異，不陳庶侈。〈羞，進也。庶，眾也。侈，猶多也。〉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。」遂不用。〈干，犯也。〉

蔡聲子論楚材晉用

椒舉娶於申公子牟，〈椒舉，楚大夫，伍參之子、伍奢之父伍舉也。子牟，楚申公王子牟也。〉子牟有罪而亡，〈亡，奔也。〉康王以為椒舉遣之，〈康王，恭王之子康王昭也。〉椒舉奔鄭，將遂奔晉。〈鄭小而近，故欲奔晉。〉蔡聲子將如晉，〈蔡聲子，蔡公孫歸生子家也。唐云：「楚滅蔡，蔡聲子為楚大夫。」昭謂：蔡時尚存，聲子通使於晉、楚耳。在魯襄二十六年。〉遇之於鄭，饗之以璧侑，〈饗，食也。璧侑，以璧侑食也。〉曰：「子尚良食，〈尚，猶彊也。良，善也。〉二先子其皆相子，〈相，助也。二先子，謂椒舉之父伍參，聲子之父子朝也。傳曰：「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，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。」〉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。」〈主，盟主也。〉辭曰：「非所願也。若得歸骨於楚，死且不朽。」〈自謂不朽。〉聲子曰：「子尚良食，吾歸子。」〈使子得歸也。〉椒舉降三拜，〈拜善言也。〉納其乘馬，聲子受之。〈四馬曰乘，受而不辭，

定其心也。〉

還見令尹子木，〈子木，屈建也。傳曰「聲子通使於晉，還如楚」也。〉子木與之語，曰：「子雖兄弟於晉，然蔡吾甥也，〈蔡、晉同姓。謂吾舅者，吾謂之甥也。〉二國孰賢？」對曰：「晉卿不若楚，〈順說之辭。言時趙武為晉正卿，不及子木之忠，然而有德。〉其大夫則賢，〈賢於楚大夫。〉其大夫皆卿材也。若杞梓、皮革焉，楚實遺之，〈杞梓，良材也。皮革，犀兕也。〉雖楚有材，不能用也。」子木曰：「彼有公族甥、舅，若之何其遺之材也？」對曰：「昔令尹子元之難，〈子元，楚武王子、文王弟王子善也，欲蠱文夫人，遂處王宮，鬥班殺之。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年。〉或譖王孫啟於成王，〈啟，子元子也。成王，文王子也。或譖啟與父同罪。〉王弗是，〈是，理也。〉王孫啟奔晉，晉人用之。及城濮之役，晉將遁矣，〈晉、楚戰於城濮，在魯僖二十八年。遁　逃退也。〉王孫啟與於軍事，謂先軫〈先軫，晉中軍帥。〉曰：『是師也，唯子玉欲之，〈子玉，楚令尹得臣也。〉與王心違，〈王不欲戰，子玉固請，王怒，少與之師。〉故唯東宮與西廣寔來。〈東宮、西廣，楚軍營名。〉諸侯之從者，叛者半矣，〈叛，舍子玉。〉若敖氏離矣，〈若敖氏，子玉同族。離，謂不欲戰也。〉楚師必敗，何故去之！』先軫從之，大敗楚師，則王孫啟之為也。

「昔莊王方弱，〈方弱，未二十。〉申公子儀父為師，〈儀父，申公鬥班之子，大司馬鬥克也。〉王子燮為傅，〈燮，楚公子。〉使師崇、子孔帥師以伐舒。〈師崇，楚太師潘崇也。子孔，楚令尹成嘉也。舒，群舒也。〉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。〈施罪於二帥。二帥，子孔、潘崇也。室，家資也。〉師還至，則以王如廬，〈師，子孔、潘崇之師。二子懼，故以王如廬。廬，楚邑也。傳曰：「初，鬥克囚于秦，秦有殽之敗，而使歸求成，成而不得志，公子燮求令尹不得，故作亂。城郢，而使賊殺子孔，弗克而還。」〉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。〈戢黎，廬大夫也。二子，燮及儀父。〉或譖析公臣於王，〈析公臣，楚大夫。或譖之，言與知二子之亂。〉王弗是，析公奔晉，晉人用之。寔讒敗楚，使不規東夏，則析公之為也。〈規，猶有也。東夏，蔡、沈也。傳曰：「繞角之役，晉將遁矣，析公曰：『楚師輕窕，易震蕩也。若多鼓鈞聲，以夜軍之，楚師必遁。』晉人從之，楚師宵潰。晉人遂侵蔡，襲沈，獲其君。鄭於是不敢南面，楚失諸華。」繞角之役，在魯成六年。〉

「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，〈雍子，楚大夫。父兄，同宗之父兄。〉王弗是，雍子奔晉，晉人用之。及鄢之役，晉將遁矣，〈鄢，鄢陵。役在魯成十六年。〉雍子與於軍事，謂欒書曰：『楚師可料也，〈欒書，晉正卿。料，數也。〉在中軍王族而已。〈唐

云：「族，親族，同姓也。」昭謂：族，部屬也。傳曰：「欒、范以其族夾公行。」時二子將中軍，中軍非二子之親也。〉若易中下，楚必歆之。〈中下，中軍之下也。歆，猶貪也。易，易欒、范之行，示之弱，以誘楚也。傳曰：「欒、范易行以誘之。」鄭司農以為易行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。中軍之卒良，故易之。〉若合而陷〈案：「舀」原作「函」。攷異卷四引述聞，以「函」為「舀」之誤，據改。注同。〉吾中，〈合，合戰也。陷，入也。中，中軍也。〉吾上下必敗其左右，〈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軍也。〉則三萃以攻其王族，必大敗之。』〈萃，集也。時晉有四軍，言三集者，中軍先入，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也。　案：發正卷十七引王引之說，以為「三萃」當據左傳襄二十六年作「四萃」。〉欒書從之，大敗楚師，王親面傷，則雍子之為也。〈王，楚恭王也。面傷，謂呂錡射其目。〉

「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，〈公子夏，陳宣公之子、御叔之父也，為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。〉生子南。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，〈子南，夏徵舒之字。御叔早死，陳靈公與孔寧、儀行父淫夏姬，徵舒弒靈公。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。〉使子南戮於諸侯。〈言為諸侯所戮。在魯宣十一年。〉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，則又畀之子反，卒於〈案：「於」，攷異卷四引考正，疑為「與」之訛。〉襄老。〈畀，與也。巫臣，楚申公屈巫子靈也。子反，司馬公子側也。襄老，楚連尹也。初，莊王欲納夏姬，巫臣諫曰：「不可。君召諸侯，以討罪也。今納夏姬，貪其色也。貪色為淫，淫為大罰。」王乃止，將以賜巫臣，則又與子反。子反欲取，巫臣又難之，卒與襄老。〉襄老死于邲，二子爭之，未有成。〈晉、楚戰於邲，在魯宣十二年。晉智莊子射襄老，獲之，以其尸歸。二子，子反、巫臣也。爭，爭夏姬。成，猶定也。〉恭王使巫臣聘於齊，以夏姬行，〈巫臣導夏姬使歸，託以求襄老之尸，恭王遣焉。巫臣聘諸鄭，鄭伯許之。及使適齊，至鄭，遂以夏姬行焉。〉遂奔晉。晉人用之，寔通吳、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，〈子反殺巫臣之族，巫臣在晉，請使於吳，吳子壽夢說之，乃通吳于晉，使其子為吳行人。〉而教之射御，導之伐楚。至于今為患，則申公巫臣之為也。

「今椒舉娶於子牟，子牟得罪而亡，執政弗是，〈執政，卿也。〉謂椒舉曰：『女實遣之。』彼懼而奔鄭，緬然引領南望，〈緬，猶邈也。領，頸也。〉曰：『庶幾赦吾罪。』又不圖也，乃遂奔晉，晉人又用之矣。彼若謀楚，其亦必有豐敗也哉。」〈豐，猶大也。〉

子木愀然，〈愀，愁貌。〉曰：「夫子何如，召之其來乎？」對曰：「亡人得生，又何不來為。〈案：「又何不來為」，札記：「補音本或曰『又何來為』，無『不』字。丕

烈案：下文云『不然，不來矣』，或本是也。」〉子木曰：「不來，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夫子不居矣，〈不居，言當奉命於他國。〉春秋相事，以還軫於諸侯。〈軫，車後橫木。言四時相聘問之事，迴車於諸侯。〉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，其可乎？〈資，賂也。東陽，楚北邑。〉不然，不來矣。」子木曰：「不可。我為楚卿，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，非義也。子為我召之，吾倍其室。」〈倍其室，益其家也。〉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。

伍舉論臺美而楚殆

靈王為章華之臺，〈靈王，楚恭王之庶子、靈王熊虔也。章華，地名。吳語曰：「乃築臺於章華之上。」〉與伍舉升焉，曰：「臺美夫！」〈伍舉，椒舉也。椒，邑也。〉對曰：「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，〈服寵，謂以賢受寵服，以是為美。〉安民以為樂，〈以能安民為樂。〉聽德以為聰，〈聽用有德也。〉致遠以為明。〈能致遠人也。〉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、彤鏤為美，〈彤，謂丹楹。鏤，謂刻桷。〉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、囂庶為樂；〈金，鍾也。石，磬也。匏，笙也。竹，簫管也。昌，盛也。囂，譁也。庶，眾也。〉不聞其以觀大、視侈、淫色以為明，而以察清濁為聰。〈察，審也。清濁，宮羽也。〉

「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，〈匏居，臺名。〉高不過望國氛，〈氛，祲氣也。〉大不過容宴豆，〈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。〉木不妨守備，〈不妨城郭守備之材。〉用不煩官府，〈材用不出府藏。〉民不廢時務，官不易朝常。問誰宴焉，則宋公、鄭伯；〈言二國朝事楚。〉問誰相禮，則華元、駟騑；〈相，相導也。華元，宋卿，華御事之子、右師元也。騑，鄭穆公之子子駟也。〉問誰贊事，則陳侯、蔡侯、許男、頓子，〈贊，佐也。〉其大夫侍之。〈各侍其君。〉先君以是除亂克敵，而無惡於諸侯。今君為此臺也，國民罷焉，財用盡焉，年穀敗焉，〈敗，廢民之時務。〉百官煩焉，〈為之徵發。〉舉國留之，〈留，治之也。〉數年乃成。願得諸侯與始升焉，諸侯皆距無有至者。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，〈啟疆，楚卿薳子也。魯侯，昭公也。事在昭七年。〉懼之以蜀之役，〈蜀，魯地。魯宣公使求好於楚，楚莊王卒，宣公薨，不克作好。成公即位，受盟於晉，楚子怒，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，至蜀，魯人懼之，使孟孫賂楚以請盟。在魯成二年。〉而僅得以來。〈僅，猶劣也。〉使富都那豎贊焉，〈富，富於容貌。都，閑也。那，美也。豎，未冠者也。言取美好不尚德。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，〈長鬣，美鬚髯也。〉臣不知其美也。

「夫美也者，上下、內外、小大、遠近皆無害焉，故曰美。若於目觀則美，〈於目則美，

於德則不美。〉縮於財用則匱，〈縮，言取也。〉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，胡美之為？〈封，厚也。胡，何也，何以為美。〉夫君國者，將民之與處；民實瘠矣，君安得肥？〈安得獨肥，言將有患。〉且夫私欲弘侈，則德義鮮少；德義不行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。〈騷，愁也。離，叛也。邇，境內。遠，鄰國。〉天子之貴也，唯其以公侯為官正，〈正，長也。〉而以伯子男為師旅。〈帥師旅也。〉其有美名也，唯其施令德於遠近，而小大安之也。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，使民嘉焉忘其安樂，而有遠心，〈嘉，耗也。遠心，叛離。〉其為惡也甚矣，安用目觀？

「故先王之為臺榭也，〈積土為臺。無室曰榭。〉榭不過講軍實，〈講，習也。軍實，戎事也。〉臺不過望氛祥。〈凶氣為氛，吉氣為祥。〉故榭度於大卒之居，〈大卒，王士卒也。度，謂足以臨見也。〉臺度於臨觀之高。〈足以臨下觀上，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。〉其所不奪穡地，〈稼穡之地。〉其為不匱財用，〈為，作也。〉其事不煩官業，〈業，事也。〉其日不廢時務。〈以農隙也。〉瘠磽之地，於是乎為之；〈不害穀土也。磽，确也。〉城守之木，〈案札記：「依解云『城守之餘』，『木』當是『末』字之誤也。」攷異卷四：「案周禮掌固鄭司農注引國語作『木』，疑韋解有訛脫。」〉於是乎用之；〈城守之餘，然後用之。〉官僚之暇，於是乎臨之；〈暇，閑也。〉四時之隙，於是乎成之。〈隙，空閑時也。〉故周詩曰：『經始靈臺，〈經，謂經度之，立其基址也。天子曰靈臺。〉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〈攻，治也。不日，不程課以期日。〉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〈亟，疾也。子來，如子為父也。〉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』〈囿，域也。麀，牝鹿。攸，所也。視牝鹿所伏，息愛牸任之類。〉夫為臺榭，將以教民利也，〈臺，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；榭，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：皆所以利民者。〉不知其以匱之也。〈知，聞也。〉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，〈以為得事之正。〉楚其殆矣！」〈殆，危也。〉

范無宇論國為大城未有利者

靈王城陳、蔡、不羹，〈三國，楚別都也。魯昭八年，楚滅陳，使穿封戌為陳公。十一年，滅蔡，使公子棄疾為蔡公。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，襄城西北有不羹城。〉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，〈子晳，楚大夫僕晳父也。范無宇，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。〉曰：「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，〈不服，心不服也。〉唯晉近我遠也。今吾城三國，賦皆千乘，亦當晉矣。〈禮，地方十里為成，出長轂一乘，馬四匹，牛十二頭，步卒七十二人，甲士三人。三國各千乘，其地三千成。〉又加之以楚，諸侯其來乎？」對曰：「其在志也，國為大城，未有利者。〈志，記也。言在書籍所記，國作大城，未有利也。〉

昔鄭有京、櫟，〈京，莊公弟叔段之邑。櫟，鄭子元之邑。魯桓十五年，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，遂居櫟。檀伯，子元也。〉衛有蒲、戚，〈蒲，甯殖之邑。戚，孫林父之邑。〉宋有蕭、蒙，〈蕭、蒙，宋公子鮑之邑。〉魯有弁、費，〈弁、費，季氏之邑。〉齊有渠丘，〈渠丘，齊大夫雍廩之邑。〉晉有曲沃，〈曲沃，欒盈之邑。〉秦有徵、衙。〈徵、衙，桓公之子、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。〉叔段以京患莊公，鄭幾不克，〈叔段圖篡莊公，不克，出奔。在魯隱元年。〉櫟人寔使鄭子不得其位。〈魯莊十四年，厲公自櫟侵鄭，獲大夫傅瑕，與之盟而赦之，使殺鄭子而納厲公。鄭子，莊公子子儀也。〉衛蒲、戚寔出獻公，〈甯殖、孫林父逐衛獻公，獻公奔齊。在魯襄十四年。〉宋蕭、蒙寔弒昭公，〈昭公兄鮑弒昭公而立。在魯文十六年。〉魯弁、費寔弱襄公，〈襄公十一年，季武子卑公室，作三軍，而自征之。二十九年，又取弁以自予。〉齊渠丘寔殺無知，〈魯莊八年，無知弒襄公而立。九年，雍廩殺之。〉晉曲沃寔納齊師，〈欒盈奔齊，齊莊公納之，盈以曲沃之甲，晝入為賊於絳。在魯襄二十三年。〉秦徵、衙寔難桓、景，〈公子鍼有寵於桓，如二君於景。難，謂侵偪也。魯昭元年，鍼奔晉，其車千乘。〉皆志於諸侯，此其不利者也。〈皆見記錄於諸侯。〉

「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，有首領股肱，至于手拇毛脈，〈拇，大指也。毛，鬚髮也。〉大能掉小，故變而不勤。〈掉，作也。變，動也。勤，勞也。〉地有高下，天有晦明，民有君臣，國有都鄙，古之制也。先王懼其不帥，〈帥，循也。〉故制之以義，旌之以服，行之以禮，〈謂名位不同，禮亦異數。〉辯之以名，〈名，號也。〉書之以文，〈書其名位，及所掌主。〉道之以言。既其失也，易物之由。〈易物，易其尊卑服物之宜。〉夫邊境者，國之尾也，譬之如牛馬，處暑之既至，〈處暑，在七月節。處，止也。〉虻蟹之既多，而不能掉其尾，臣亦懼之：〈虻蟹即牛虻，大曰虻，小曰蟹不能掉尾，益重也，以言三國亦將然也。〉不然，是三城也，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。」〈惕惕，懼也。〉

子晳復命，王曰：「是知天咫，安知民則？〈咫，言少也。此言少知天道耳，何知治民之法。〉是言誕也。」〈誕，虛也。〉右尹子革侍，〈。〉曰：「民，天之生也。知天，必知民矣。是其言可以懼哉！」三年，陳、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。〈子革，楚大夫，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。〉

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

左史倚相廷見〈案：「廷見」，述聞卷二一：「『廷』當為『迋』。『迋』与『往』同，

謂往至子亹之家而請見，故下文曰『子亹不出』也。說文：『迋』，往也。」〉申公子亹〈。子亹怒而出，曰：「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，而又謗我！」，〈！」〉〉子亹不出，左史謗之，舉伯以告。〈倚相，楚左史也。子亹，楚申公史老也。迋見，見於廷也。〉子亹怒而出，曰：「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，而又謗我！」〈舉伯，楚大夫也。〉

左史倚相曰：「唯子老耄，故欲見以交儆子。〈交，夾也。〉若子方壯，能經營百事，倚相將奔走承序，〈承受事業次序。〉於是不給，而何暇得見？〈給，供也。〉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，〈武公，衛僖公之子、共伯之弟武公和也。〉猶箴儆於國，〈箴，刺也。儆，戒也。〉曰：『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，〈師長，大夫。士，眾士。〉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〈舍，謂不諫誡。〉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；聞一二之言，必誦志而納之，以訓導我。』〈言，謗譽之言也。志，記也。〉在輿有旅賁之規，〈規，規諫也。旅賁，勇力之士，掌執戈盾，夾車而趨，車止則持輪。〉位宁有官師之典，〈中庭之左右謂之位，門屏之間謂之宁。師，長也。典，常也。〉倚几有誦訓之諫，〈誦訓，工師所誦之諫，書之於几也。〉居寢有褻御之箴，〈褻，近也。〉臨事有瞽史之導，〈事，戎祀也。瞽，樂太師，掌詔吉凶。史，太史也，掌詔禮事。〉宴居有師工之誦。〈師，樂師也。工，瞽矇也。誦，謂箴諫時世也。〉史不失書，矇不失誦，以訓御之，〈御，進也。〉於是乎作懿戒〈案：「懿戒」，述聞卷二一：「『戒』字涉注文『戒書』而衍。」〉以自儆也。〈三君云：「懿，戒書也。」昭謂：懿，詩大雅抑之篇也。「懿」，讀之曰「抑」，毛詩序曰：「抑，衛武公刺厲王，亦以自儆也。」〉及其沒也，謂之睿聖武公。〈睿，明也。書曰：「睿作聖。」諡法曰：「威彊睿德曰『武。』」〉子實不睿聖，於倚相何害。〈害，傷也。〉周書曰：『文王至於日中昃，不皇暇食。〈日昳曰昃。易曰：「日中則昃。」〉惠於小民，唯政之恭。』文王猶不敢驕。〈案：「驕」，公序本作「惰」。〉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，〈老，老恃楚國。〉以禦數者，王將何為？〈禦，止也。數者，謂箴戒誹謗也。為人臣而尚如此，王將復何為也。〉若常如此，楚其難哉！」〈難以為治。〉子亹懼，曰：「老之過也。」〈老，子亹名。〉乃驟見左史。

白公子張諷靈王宜納諫

靈王虐，白公子張驟諫。〈子張，楚大夫白公也。〉王患之，謂史老曰：「吾欲已子張之諫，若何？」〈史老，子亹。已，止也。〉對曰：「用之寔難，已之易矣。若諫，君則曰：『余左執鬼中，右執殤宮，〈中，身也。禮曰：其中退然。夭死曰殤；殤宮，殤之居也。執，謂把其錄籍，制服其身，知其居處，若今世云「能使殤矣」。〉凡百箴諫，吾盡聞之矣，寧聞他言？』」〈不欲聞諫也。〉

白公又諫，王如史老之言。對曰：「昔殷武丁能聳其德，至於神明，〈武丁，高宗也。聳，敬也。至，通也。通于神明，謂夢見傅說。〉以入於河，〈遷於河內。〉自河徂亳，〈從河內往都亳也。〉於是乎三年，默以思道。〈默，諒闇也。思道，思君人之道也。書曰：「高宗諒闇，三年不言，言乃雍。」〉卿士患之，〈患其不言。〉曰：『王言以出令也，若不言，是無所稟令也。』〈稟，受也。〉武丁於是作書，〈作書，解卿士也。賈、唐云：「書，說命也。」昭曰：非也，其時未得傅說。〉曰：『以余正四方，余恐德之不類，茲故不言。』〈類，善也。茲，此也。〉如是而又使以象夢〈案述聞卷二一：「『象夢』，當為『夢象』，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。」〉旁求四方之賢，〈思賢而夢見之，識其容狀，故作其象，而使求之。〉得傅說以來，升以為公，〈公，上公也。書序曰：「高宗夢得說，使百工營求諸野，得之傅巖，作說命。」〉而使朝夕規諫，曰：『若金，用女作礪。〈使磨礪也。〉若津水，用女作舟。〈喻遭津水。〉若天旱，用女作霖雨。〈天旱，自比苗稼也。雨三日已上為霖。〉啟乃心，沃朕心。〈啟，開也。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。〉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〈以藥喻忠言也。瞑眩頓瞀，攻己之急也。瘳，愈也。〉若跣不視地，厥足用傷。』〈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，必傷也。〉若武丁之神明也，〈通於神明。〉其聖之睿廣也，其智之不疚也，猶自謂未乂，〈乂，治也。〉故三年默以思道。既得道，猶不敢專制，使以象旁求聖人。既得以為輔，又恐其荒失遺忘，故使朝夕規誨箴諫，曰：『必交修余，無余棄也。』今君或者未及武丁，而惡規諫者，不亦難乎！〈難以保國。〉

「齊桓、晉文，皆非嗣也，〈言非嫡嗣。〉還軫諸侯，不敢淫逸，〈還軫，謂出奔也。〉心類德音，以德有國。〈類，善也。〉近臣諫，遠臣謗，輿人誦，以自誥也。〈輿，眾也。誦，誦善敗也。誥，告也。〉是以其入也，四封不備一同，〈備，滿也。地方百里曰同。方欲美之，故尤小焉。〉而至於有畿田，〈方千里百畿。〉以屬諸侯，〈屬，會也。〉至於今為令君。桓、文皆然，君不度憂於二令君，而欲自逸也，無乃不可乎？周詩有之曰：『弗躬弗親，庶民弗信。』〈言為政不躬親之，則眾民不信。〉臣懼民之不信君也，故不敢不言。不然，何急其以言取罪也？」

王病之，曰：「子復語。〈病不能然，故復使語。〉不穀雖不能用，吾愬寘之於耳。」〈愬，猶願也。〉對曰：「賴君用之也，故言。〈賴，恃也。〉不然，巴浦之犀、犛、兕、象，其可盡乎，其又以規為瑱也？」〈犛，犛牛也。規，諫也。瑱，所以塞耳。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，而又以規諫為之乎？今象出徼外，其三獸則荊、交有焉。巴浦，地名。或曰：「巴，巴郡。浦，合浦。」〉遂趨而退，歸，杜門不出。七月，乃有

乾谿之亂，靈王死之。〈乾谿，楚之東地。〉

左史倚相儆司馬子期唯道是從

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，〈子期，楚平王之子、子西之弟公子結也，為大司馬。卿之嫡妻曰內子。〉訪之左史倚相，曰：「吾有妾而願，欲笄之，其可乎？」〈愿，慤也。笄，內子首飾衡笄也。〉對曰：「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；〈違『厲』以為『恭』。〉子夕嗜芰，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。〈子木違父命，以羊饋易芰薦。〉君子曰：違而道。〈違命合道。〉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，而獻飲焉，以斃於鄢；〈穀陽豎，子反之內豎也。斃，踣也。魯成十六年，晉、楚戰於鄢，楚恭王傷目。明日，將復戰，王召子反，穀陽豎獻飲於子反，醉不能見。王曰：「天敗楚也。」乃宵遁。子反自殺。〉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，以隕於乾谿。〈芋尹申亥，申無宇之子。乾谿之役，申亥曰：「吾父再干王命，王不誅，惠孰大焉。」乃求王，遇諸棘圍以歸。王縊，申亥以二女殉葬之。〉君子曰：從而逆。〈從，從其欲。〉君子之行，欲其道也，〈欲得其道。〉故進退周旋，唯道是從。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，〈若敖，子夕。〉以之道而去芰薦，吾子經營楚國，〈經，經緯也。〉而欲薦芰以干之，〈干，犯也。言以妾為妻，猶以芰當祭。〉其可乎？」子期乃止。